



小春 著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Lan Lianhua

千万读者潸然泪下 历史玄幻纯爱巨作
十五个轮回 我哪里都不去
就等在这里 等着你的到来 等着与你相守

下



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小春◎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/小春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39-4452-0

I. ①不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2621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特约监制 孟 祎
特约编辑 王 晶

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
小春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500千字

印 张 36(全2册)

插 页 2
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452-0

定 价 55.00元(全2册)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第三部 重返萨迦

第三十五章 漫漫归途 / 003

第三十六章 雪域圣城 / 012

第三十七章 夏鲁万户 / 022

第三十八章 辽远的故乡 / 031

第三十九章 曲弥法会 / 041

第四十章 政治联姻 / 051

第四十一章 第三场婚礼 / 061

第四十二章 心之所属 / 071

第四十三章 贡嘎桑布与卓玛 / 081

第四十四章 情定羊湖 / 091

第四十五章 假扮他人 / 101

第四十六章 终于有孕 / 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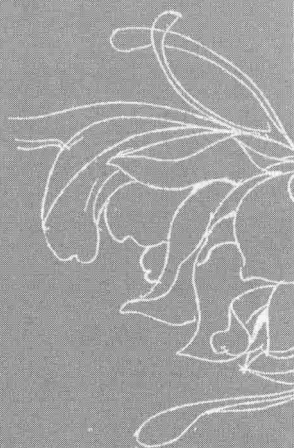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七章 兄弟永别 / 120

第四十八章 萨迦惊变 / 1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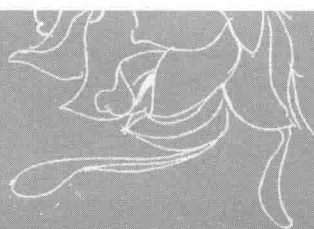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九章 白兰伤逝 / 139

第五十章 遗腹子的诞生 / 149

第五十一章 唯一世子 / 159



萨迦
花



第四部 再回中原

- 第五十二章 重返中都 / 171
第五十三章 再得人身 / 181
第五十四章 久远的秘密 / 191
第五十五章 隐居生活 / 200
第五十六章 真金来访 / 210
第五十七章 再回萨迦 / 220

第五部 最后遗命

- 第五十八章 回到故乡 / 231
第五十九章 恶果得报 / 240
第六十章 白莲逝去 / 249
第六十一章 绝 嗣 / 259
第六十二章 各人结局 / 269
最终章 不负如来不负卿 / 2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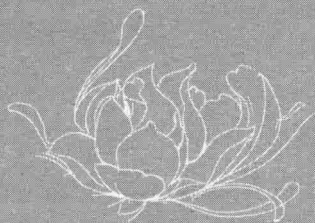
主要参考书目 / 281

蓮華
花

CONTENTS

第三部

重返萨迦



漫漫归途

学者即使遇到欺骗，
也不会上当受蒙蔽；
蚂蚁虽然没有眼睛，
却比有眼虫走得快。

——《萨迦格言》

公元1264年——阴木鼠年（甲子）——南宋景定五年——蒙古至元元年
八思巴三十岁 恰那二十六岁

在华北平原行走两个月后，经兰州至西宁。这两个现今的西北省会大城，彼时是西陲各族集散交会的重镇。形形色色服饰各异的少数民族族人穿行于狭窄的街道，各种语言混杂，交流颇为不便。八思巴与恰那虽精通蒙语、藏语、汉语，奈何还有羌语、畏兀儿语以及各地不同方言，甚至同一语系却口音各异，鸡同鸭讲的情形时常发生。

语言交流让八思巴颇为头疼之时，桑哥出现了。

在西宁暂驻休整时，一位名叫桑哥的藏族青年前来自荐，请求为八思巴效力。桑哥的先祖在吐蕃王朝鼎盛时期被赞普遣到青海戍守边境，后来一直没有接到赞普撤军的命令，便世代代在青海定居下来。桑哥长期在汉藏交界的地方生活，熟悉当地风俗，语言天分甚高，能说得一口地道的汉语、藏语、蒙古语，还有畏兀儿语。

八思巴让桑哥担任译官，经常向他咨询青海一带藏民的情况。桑哥走过不少地方，颇有见识，精明强干，甚得八思巴信赖。

时值七八月交接之际，桑哥带着八思巴兄弟俩去青海湖朝圣。浩瀚的碧波映衬着远处苍茫逶迤的昆仑山脉，满眼的野花在夏日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令人震撼，动人心旌。掬起一捧圣洁的湖水，心灵仿佛被涤荡一遍，顿时身轻性灵。兄弟俩静静站在湖边远眺，远山静逸，水波微荡，落日的余晖笼罩着两人消瘦的身影。这纯美画卷直至七百年后的今日，仍珍藏在我心底，难以忘怀。

离开西宁后，按计划本打算走昆仑山口，过长江源头，翻越唐古拉山口入藏，便是现今的青藏线。这条线路虽然海拔高，但起伏平缓，相对易行。当年萨迦班智达便是带着两名幼童经此路到达凉州。但八思巴却改走了另一条路：由朵思麻^[1]入藏。

朵思麻藏地自北向南横亘着昆仑山、巴颜喀拉山、唐古拉山，一路翻山越岭，道路险峻异常，平坦些的草地上又是沼泽水网密布，但由此入藏却能快上一个月时间。归乡心切的八思巴为了早日到达萨迦，选择了这条更为艰险的路。

出了海拔只有两千米的湟水谷地，地势陡然增高。爬不完的山峰一座接一座，每过一道垭口气温就骤降几度，在中原是盛夏的三伏天，在这里却得穿上几层外套。高山峻岭中行走了不过十来日，随行的蒙古军士颧骨上都晒出了红斑。

[1] 即今青海四川交界处的藏地。

可皮肤灼伤还不是最难熬的，自开始攀山以来，许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气喘，高原反应苦苦折磨着这些久居平地的人。

“恰那，来喝药了。”

恰那睁开肿胀的眼，无神地扭过头。他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嘴角起泡，绛紫色的嘴唇龟裂出细纹，一不留神便渗出血丝。他每天胸闷气喘吃不下饭，勉强吃几口便会吐出来，晚上被头疼折磨得整宿睡不着，几天时间便消瘦得不成人形。八思巴本想暂停几日为他治病休养，恰那却不愿整队人马为了他耽搁行程，倔强地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每日行进在蜿蜒盘旋的山道上。

“小蓝？”他虚弱地看向我，不置信地上下打量，“你这是乔装出来的吗？怎么蓝眸蓝发不见了？”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抓了把黑发丝在手，颇有些得意：“我终于可以用法术将蓝眸蓝发隐去，变成跟你们一样的黑眼珠黑头发了，然后穿上小厮的衣服，扮成人类男子还像回事吧？”顿了顿，朝他吐了吐舌头，“不过道行还是不够深，只能隐去一两个时辰。只能慢慢练习了。”

恰那的双眼瞪得溜圆，嘴张成O形：“可怎么连面貌也有些变了？明明是你，可看着不像女孩，活脱脱是个漂亮得惊人的小男孩。”

我扑哧笑出来，收了法术，变回原貌：“我这般长相，即便穿着男装也扮不成男子。我可是观察了你们好久，才慢慢琢磨出该如何收起女子特质呢。”

看着我又恢复了原貌，恰那嘘了口气，在我的帮助下起身倚上大靠枕，看着我温和一笑：“单独跟我们在一起时，还是不用变装的好。不过换上男装变了样貌，再把声音压低一些，总算可以小厮的身份公开跟着我们了，这样也好。”

我欢喜地点头，终于可以人身跟在他们身边而无所顾忌。恰那问我：“大哥呢？”

“在帐篷里跟桑哥议事呢。他现在可信任桑哥了。”我将熬得浓浓的汤药递给恰那，“这就是用桑哥送来的药熬的，主要的一味药叫红景天。他说，用这治

头疼疗效最好。你赶紧喝了吧。”

恰那就着我的手皱眉喝下，感喟一声：“不想我的身子这么弱，真是连累大哥了。”

“不光你难受，很多人都头疼气喘呼吸困难。娄吉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不过他身子略比你强些。再说他有太多事情要处理，也无暇顾及身体的不适。”我搀扶着让他重新躺下，坐在他身边为他轻轻按摩太阳穴，“你离开家乡太多年，早已不适应藏地高原的气候。这里跟凉州大不相同，一路过去还有更艰辛的路要走，更高的山要爬。你身子又一向不好，真让我又担心又心疼。”

恰那身子微微一颤，仰过头，目光正对着上方的我。原本无神的眼倏地射出一道亮光，清澈的眼波里映出小小的有些呆滞的我。我总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，却说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奇怪法。就这么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，他转过头咳嗽，轻轻将我为他按摩的手推开，语气淡然：“小蓝，我没事，过几天适应了就好了。你还是多花些心思在大哥身上，去照顾他吧。”

我烦恼地蹲在地上抱头生闷气：“你们兄弟俩到底怎么了，自从出了大都后就不爱理睬我。他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把我推来推去地推给另一个。”

恰那愣住，探头看我：“大哥他把你推到我这里？”

我蹲在地上捶脑袋：“你们再这样，我索性就回昆仑山，从此不让你们烦心！”

“小蓝，别走！”恰那急忙掀开被子光脚下地，一把将我拥在怀里，急切地喊，“你说过要跟着我们一辈子的，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的！”

他的语气焦急中透着害怕，叫人心生怜惜。我埋在他怀里暗暗做了个鬼脸。我可是与班智达大师订立了生死契约，只要他们俩在世，我都得跟着，哪里能说走就走。我故意可怜巴巴地仰头看他：“那你别再赶我了。何时跟着你何时跟着他，你让我自己决定，好不好？”

他急忙点头，将我搂得更紧：“我怎么舍得赶你走呢？只是……”他顿住，

眼神突然又暗淡下来，不知在出神想些什么，对着虚空长长叹息一声。我怕他光着脚又受冻了，拉了拉他的袖子示意他赶紧躺下。他这才意识到一直搂着我，像触电似的急忙放开我，侧身咳嗽了一阵，脸颊浮起了略带病态的红晕。

在漫漫山岭艰难行进了一个月，九月初，我们面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莽莽草原。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广袤无垠，衬托着蓝天下雄伟壮丽的阿尼玛卿峰。细碎的云团与山顶的终年积雪簇拥在一起，莫辨彼此。磅礴大气的雪山圣湖，连绵不绝的荒野草甸，悠闲散落的成群牛羊，如梦似幻的绝美风光令所有久居中原的人惊叹不已。

在这人间圣境中行进二十天，进入了朵甘思的噶巴域。这里就是现代的青海玉树，设有通往西藏的驿站。八思巴先前所设的驿站经过两三年运营，如今已成规模。驿站提供的物资补给与住宿环境，比一路的临时扎营好许多。因此，八思巴下令在此多休养几日，缓解一下众人的路途疲劳与高原反应。

在此地休整时，一名僧人前来投奔八思巴。他名叫噶阿年胆巴，简称胆巴，幼年曾在萨迦跟随班智达大师学习。班智达去凉州之前派他前往印度学法，学成后他回到家乡噶巴域居住。听说八思巴返回萨迦路过此处，胆巴特意前来拜见。他本就是萨迦派中人，加上学识渊博、精通梵典，比八思巴只年长七岁，八思巴与他格外投缘，便将他留在自己身边。

胆巴趁着大队人马休整之际，邀请八思巴在家乡噶巴域举办法会。此消息一经传出，当地人们四处奔走相告。到了法会那日，短短数日间竟聚集了一万多名僧俗信徒，将八思巴说法之处围得水泄不通。要知道，噶巴域彼时只是个草原小镇，平日人口不过上千。许多人都是从其他村镇赶来，有些较远的信徒为了赶上法会日期甚至日夜兼程。

后来，为了纪念这场盛大的法会，噶巴域改名为“称多”，是藏语“万人集会”之意。这地名一直保留到了现代，即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。

九月底，气温骤降，高寒草原开始时不时飘起小雪。八思巴告别称多，继续

向逻些^[1]进发。此时，大队人马已在高原上行进了两个多月，高原反应还未缓解之际，又要经受另一项考验：冰寒冻绝。

气温越来越低，枯黄的草原上一片萧瑟，驼马在外难以寻觅到能吃的草。这里进入十月底便开始了极度的严寒，往往第二日清晨掀开帐篷门帘，外面的雪已积有半人高。积雪挡道，异常难行。军士们常常得铲雪清路，马队才能行进。莽莽雪域中行走多日都见不到一处人烟，幸好先前在称多补充了足量供给。可每天吃干硬的牛肉干和冰冷的糌粑团，胃里着实堵得难受。水难以煮沸，牛肉干泡在水中要煮许久才能熬出一小锅牛肉汤。这珍贵的肉汤，连八思巴都舍不得喝，尽数给了生病的恰那。

如此艰辛的跋涉，加上长久难以从高原反应中缓过劲来，恰那终于支撑不住，病倒了。八思巴心急如焚，在昌都的驿站里一连停了许多日，到处延请藏医，不惜用最名贵的药。只要能治好恰那，他不惜一切代价。

“恰那，来，喝点牛肉汤吧。”

如今我时常隐去蓝眸蓝发，穿着小厮衣服跟随在恰那和八思巴左右。恰那身子不好，这一路上我跟着恰那居多。我将虚弱的恰那扶起，靠上靠枕，端着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。看着他恹恹的病容，脸颊又凹进去几分，下巴上一片青色胡楂儿，我着实心疼：“你比往年咳得还要厉害了。”

他边咳边喝着虫草牛肉汤，却是毫无胃口，带肉渣的汤含在嘴里勉强才能下咽。我只得劝：“无论如何一定得吃下去，不然没有体力，病更加难好了。”唉，人类的身体如此孱弱，也难怪寿数不永。

他费了许久终于将一整碗虫草汤喝完，发青的面色略有些转暖，缓了口气看向我：“大哥是不是又叫停了整支队伍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他叫桑哥再去寻些红景天来。”

[1] 今拉萨。

他摇头，挣扎着想要下地：“现在已走到藏地的昌都了，再走一个来月便能到达逻些。大哥一直希望在藏历新年前赶到逻些，我不能拖他的后腿。”

我赶紧拉住他：“你这是要干吗？”

他略动一动便累得大口喘气，却还是固执地要往外走：“让大哥赶紧起程，不能因为我耽搁了。”

我又气又急地拦住他：“你再这般折腾，身子可怎么好得了？”

他扭头看我，墨色深眸里带着婉转的哀伤：“小蓝，我没别的什么本事，此次回乡只为尽我所能帮助大哥。这副孱弱的身子骨若是拖累大哥，我宁愿不要了！”

我叹了口气，拉住他的衣袖：“你怎么这么倔强呀。那也只能如此了。来，你坐下，我有法子让你康复。”

他半信半疑地依言坐下，狐疑地看着我。我捧住他的头，咬了咬嘴角，慢慢贴上他泛着青紫色的唇。刚触上时他浑身一颤，两眼瞪得如铜铃般大，呆滞了片刻就将我一把推开。力气虽不大，以一个病人来说却是使上了全身之力了。

他费力呼吸着，气息紊乱，声音颤抖：“小蓝，你，你这是做什么！”

“将我的灵力度些给你呀。你可知道，妖绝不轻易为人度灵力，消耗自己的修为。可为了你，我愿意。”我有些委屈地撇嘴，“是你非得要逞强赶路。可依你如今的状态，走不到逻些就会没命的！”

他愣住，嗫嚅着低头不敢看我：“那，那就没有别的方法吗？”

“修为高的妖以指点额也可度灵力，可我还没修到这本事，只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。”我看他依旧低着头，颈项上一片可疑的红云埋入衣领，嗔怪道，“哎呀，你介意什么？我是妖，跟你们人类不一样，不会把这档子事看得这么重。你若不肯，那就在这里待到痊愈为止，相信娄吉定会这么做！”

他依旧犹豫：“那，会对你有损害吗？”

我微笑：“放心啦，只度少许给你，多修习些时日就能补回。”我没说实

话，耗损的灵力需要勤修苦练才能得来，这也是妖绝不肯度灵力给他人的缘故。

他垂头咬唇，将手心在衣服上擦了又擦。许久终于抬眼，潋潋的水光在清澈的眸子里微微荡漾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下定决心般微昂起头，缓缓闭上了眼。我轻轻靠近，捧起他的脸，慢慢贴上他的唇。

我一边度着灵力，一边却不由心猿意马。他急促的呼吸落在我脸上，有些痒痒，紧闭着眼衬着长长的睫毛，微微抖动。干涩青紫的唇渐渐显出红彤色，不知是因为度给他灵力，还是别的原因，看着这般清逸羞怯的俊容，我的心突然怦怦跳得很大声。

我急忙离开他，嗯哼一声清了清嗓子：“好了。”

他睁开眼，脸上的病态全然消除。起程至今，他一直病恹恹的，俊俏的容颜被折磨得暗淡无光。如今脸上泛出多日不见的红润，眼波流转间，熠熠生辉，光彩斐然。我心下暗喜，这般度灵力果真有效，这才是恰那该有的模样啊。

恰那两手紧握着被子，似要将被子扯出个洞来，胸膛急遽起伏着，低头喃喃：“小蓝，别告诉大哥你曾跟我这般，这般——”

我急忙打断他，眼睛看向天花板：“我知道，不会告诉他的。”

不知为何，那一天里，只要看恰那一眼，便会想到吻上他时心扑通扑通跳的感觉。这不是我第一次跟他有此举动，可为何这次感觉比第一次时强烈许多？我烦恼地敲自己的脑门，真的是越来越像个人了，怎么学得跟人一般扭扭捏捏在意起这种嘴对嘴的举止来。

* * *

我望着噼啪作响的火炉出了会儿神，慢慢说道：“此次回萨迦，八思巴收了桑哥做侍从，胆巴做弟子。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，这两人后来成为元朝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“八思巴派桑哥去元中都办事，不想这位精明能干的青年得到忽必烈的赏识，留在朝中做官。他知道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最头疼的便是庞大的财政开支从何而来，经常给忽必烈支招敛财。忽必烈极宠幸他，封他为尚书右丞相。桑哥后来位极人臣权倾朝野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中原当上宰相的藏族人。”

年轻人边听边点头：“我对元朝历史不太熟，只知道有个奸佞的阿合马，倒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藏人宰相。”

“桑哥和阿合马一样，在史书里被归入了佞臣传，最终都被忽必烈斩首灭门。其实以客观角度来看，无论是桑哥还是阿合马，都是忽必烈敛财的工具。忽必烈要钱，桑哥和阿合马便投其所好为他敛财。可这样搜刮钱财必定得罪许多人。为了平息民怨，忽必烈就推他们出来做替罪羊。”

“那桑哥这个人是不是真如史书所载，是个奸佞之臣呢？”

我叹息一声：“桑哥太过精明，富有行政才能。但其实他人不坏，起码比阿合马正直许多，否则不可能得到八思巴如此信任。他出任宰相后，恪尽其职，任人唯贤，整顿财政。他查出中书省亏空巨大，就上书罢免了中书省长官多人。”

年轻人摇头：“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他。”

我长长叹息一声：“所以这位由八思巴看中并推荐给忽必烈的藏族年轻人，经历了权倾朝野的辉煌荣耀，却落得非常凄惨的结局。”

对智者不用多指点，
看表情他就能明了；
红果的味道怎样，
看颜色就能知道。

——《萨迦格言》

公元1265年——阴木牛年（乙丑）——南宋度宗咸淳元年——蒙古至元二年
八思巴三十一岁 恰那二十七岁

公元1265年的藏历新年，八思巴和恰那是在墨竹工卡的止贡寺度过的。此地距离逻些只有一百来里地，是藏地大派止贡派的本寺。止贡派起源时间与萨迦派差不多，但萨迦崛起在贫弱的后藏，止贡却是在更为富饶的前藏发展。百余年间止贡派发展成了藏地最大的教派，连圣城逻些都是止贡派的势力范围。

八思巴回乡的消息早已传遍藏地各大教派，曾是萨迦死对头的止贡派在通往